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仰視朱熹

朱熹(1130—1200)，是繼孔子之後最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是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由他「集大成」的宋代理學體系，把中國古代文化推至峰巔。「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這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蔡尚思生前給出的穿透歷史、跨越時空的高度評價。

2016年12月17日，由中央美院院長范迪安指導創作的「朱子雕像」，在武夷山五夫朱子文化廣場揭幕。前幾天，我回到曾經工作過20多年的閩北，乘坐校友劉申文的私家車，從朱熹當年創辦考亭書院的建陽出發，專程來到朱子文化廣場，高23.66米(約71尺)的「朱熹」，就聳立在廣場中央。站在雕像前百米外，我懷著肅穆的心情抬頭凝望，但見青山前、藍天下的朱子雕像，簡樸端莊、和藹可親，較之前我在其他一些地方見過的朱熹雕像，堪稱「老大」……

足有八層樓高的朱子雕像，面向開闊田野，通體渾然大氣，儀態典雅親和。雕像右手置於胸前，左手握著書卷，雙目平視遠方，既像是在思考授徒，又像是在觀察世界，讓人在遠觀與近察中，都能感受朱子學說的博大精深，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想，朱熹故里的人們，所以要把雕像豎得這樣高，除了寓意朱子71歲壽命外，大概還有一層含義，即，讓到訪的八方遊客都仰而視之。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於福建尤溪，14歲到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定居，在這裡生活了近半個世紀。朱子理學在武夷山萌芽、成熟、流傳。朱熹一生，可謂坎坷——在戰亂中出生成長，在貧困中求教讀書，在逆境中任職施教，在駁難中著述授徒，憂國憂民、殫精竭慮。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所開發的修養論、人性論、道德學說、生命宇宙觀等，具有普遍的價值意義。不僅對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而且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和東方思想的代表，被稱為「後孔子主義」，在海內外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朱熹雖然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他一生傾心教育，先後從事教育活動約五十年。朱熹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符合儒學原則的有道德的人，即「明人倫」的人。為此，他在為官期間，先後修建、修復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湘西精舍等三所書院。而據史料

記載，與朱熹有關聯的書院、精舍多達50餘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採取訪問、交流、題詞、賦詩等多種形式，積極支持和促進許多地方的教育事業，講學足跡，遍及閩、浙、贛、湘、皖等地，為我國封建教育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書院，與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享譽海內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九江服役期間，曾經踏訪過白鹿洞書院。前不久，借回廬山探親之機，再次走進這座千古書院，對朱熹與白鹿洞書院有了進一步了解。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期間，先是向朝廷上書《中修白鹿洞書院狀》，繼而向朝廷奏請書院「洞額」，得到孝宗皇帝欽定後，朱熹不僅親任「洞主」，而且親自講授《中庸》等儒道理學，並制定教規，延聘教師，招收生志，劃撥田產，苦心經營。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部學規。他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巨大。其辦學模式為後世所效仿，且傳至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帶。

聲名人去後。數百年來，不少名人甚或偉人都給予朱熹高度評價。略舉一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御書「白鹿書院」額，並賜儒家經典；二十八年(1689)，康熙親書「學達性天」匾額，賜武夷山紫陽書院；五十一年(1712)，詔升朱熹配祀孔廟十二哲之列。而在《御制朱子全書序》中，康熙這個皇帝老兒，一口氣用了四個「非此不能」。他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就連孫中山、毛澤東，也對朱熹讚賞有加。1959年，毛澤東邀請張治中將軍一起到上海考察，途中談到朱熹的《楚辭集注》時說：「這是一部好書」；1972年，毛澤東則把《楚辭集注》作為國禮，贈送給來中國訪問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不單是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極具崇高民族氣節的愛國主義者。朱熹為官時間不長，但愛國情懷卻很濃。可歎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多以讚賞謳歌朱熹理學思想光芒為



五夫朱子文化廣場朱子雕像。 作者提供

主，少有全面客觀宣揚其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這實在有點「厚此薄彼」。朱熹生活在宋金對峙的時代。其不畏權奸、力主抗金的父親朱松，以及學養深厚、品行高潔的「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憲——經常對他灌輸抗金復國的思想，成為他愛國情懷的「源頭活水」，使他對金國入侵深惡痛絕，對金國滅亡北宋的行徑，更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他不但把金國侵略者比作野獸，而且還盡其所能，通過奏事、講學、書信、銘文等多種途徑和方式，堅持不懈進行抗金鬥爭。古往今來，人們對魏徵「直言進諫」津津樂道、口口相傳。依我之見，朱熹為了復國，真真「犯顏直諫」。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授命浙江提舉赴賑災之前，入京面呈《辛丑奏劄》，責問皇上：「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仇恥，又何自而雪耶？」淳熙十五年(1188)，正在武夷精舍講學著述的朱熹，應詔入朝，他先後向孝宗皇帝呈上《戊申奏劄》、《戊申封事》，直截了當地批評孝宗之所以抗金未果、故土未復，皆因朝廷一味乞和苟安造成的……(詳見《朱文公文集》卷11)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朱熹也有與岳飛同樣的氣概和感慨。在其大量的奏章策論、詩賦文章、言談議論中，都情真意切地表達了自己愛恨分明的思想情緒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既有對抗金大業未就的無窮遺憾，也有對神聖事業必成的堅定信念，折射出深沉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感。慶元六年(1200)，朱熹在彌留之際，對家人和弟子們囑咐說：「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朱子語類》P133)由此可見，朱熹的愛國精神至死不渝。

天色漸晚，還得趕路。在戀別朱子文化廣場的那一刻，我對自己說：朱熹，是一把永不熄滅的文化火炬；朱熹，是一位值得仰視的賢者先哲。有機會，一定要再來拜謁。

書若蜉蝣

葉輝

觀畫：悼念缺席者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與世長辭了，近來重讀他的著作，感觸良多，當中提出觀畫其實乃一種悼念——在某種意義而言，可理解為追悼身邊不斷出現又消失的物事，畫的作者不在場了，那就意味著缺席者，讀書，尤其是讀逝者之書，何嘗不是如此呢？

如今重讀《畫家與模特兒》(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一文，隱約窺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乃至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影子，但約翰伯格的文章似更簡潔，此文指出，無論畫家在找尋什麼，其實都只是在尋找臉孔，臉孔若真的出現，部分為顏料與色漬，部分則為不斷修改的畫面，畫家所尋找之物的生成過程亦為物的顯現過程，只有在被一張臉孔注視時，始可見出臉孔之所在。

在繪畫過程而言，地點相對於空無一物的空間，意味著事情已然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場所，此所以畫家不斷嘗試發現可容納其繪畫實況的地點，當一幅畫重現現在的場所之時，畫家所尋覓的臉孔或可現身；而畫家持續尋找所在場所，以迎接缺席之物；他若找到適切的地點，就會將之加以裝置，祈求缺席的臉孔再次顯現。

正因如此，在攝影文集《另一種講述的方式》(Another Way of Telling)中，約翰伯格的思考就更成熟了，他嘗試提出一種有關攝影的本體論，要點在於攝影與繪畫的不同，攝影直接援引現象而產生不連續性，因而造成照片意義的含混；出色的攝影往往利用此一特性以干擾敘事，從而引領觀看者深入照片內部，以探索與現象共存的融貫性質。

現象之所以具有此種融貫性質，皆因現象可構建某種接近語言之物，或可稱之為「半語言」，而「半語言」不斷刺激觀看者探索其深層意義，當照片以觀看者可分享的方式確認此一意義，就呈現潛在的觀看期待而有所感動——照相機一旦完成現象的半語言就闡明其意義了，當一切得以發生，觀看者就會忽然感到安心自在，猶如在母語之中感到安心自在一樣。

約翰伯格早就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一書中，顛覆傳統意義上對視覺藝術的思考，從而改變整整一代人觀看藝術的方式；他在此書揭露藝術背後的西方意識形態問題，比如女性作為觀看的對象、油畫本身的矛盾，乃至廣告與資本主義的白日夢等等。

文集《虛構》(Confabulations)出版於2016年，收錄他在60餘年中所撰寫的一系列關於從文藝復興時期至當代藝術的文章，所談論的內容涵蓋甚為廣泛——從法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普洛克(Jackson Pollock)、馬可·羅斯科(Mark Rothko)、差利卓別靈(Charlie Chaplin)乃至加繆(Camus)等等藝術家。

在去年放映的紀錄片《昆西四季：約翰伯格的四幅肖像》(The Seasons in Quincy: 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中，他曾如此描述自己：「如果說我是個講故事的人，那是因為我首先是一個聆聽者。在我看來，講故事的人就像一個傳述者，一個在邊境走私違禁物品的人。」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四十八)

唐代高僧芙蓉道楷



一法元無萬法空，  
元無萬法空。  
將中哪許悟圓通，  
元無萬法空。  
花依舊笑春風，  
元無萬法空。

唐代高僧芙蓉道楷詩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芙蓉道楷(1043—1118)，有《芙蓉道楷禪師語要》一卷行世。這首禪師表達了佛教中很重要的一個訊息，每個人都有佛性，每個人都可成佛。你看，「一法元無萬法空」，世間的佛經、聖經、論語等等充滿智慧的書，都是當時的人領悟之後給我們後人的啟示，但並非每個人都適用。「個中哪許悟圓通？」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實際環境來領悟人生的智慧，正如大自然中「桃花依舊笑春風」一樣，自己就是開解自己的禪師。

「自食其果」？是的，我們凡人每天都在自食其果。當中有苦果、有甘果，但這些果都由自己的因而結出來的，每個人都得吃下自己種出來的果。你一定聽過長輩說這樣的話：「願住最後的兩年」。是的，我們人生每天努力耕耘和修行都是為了最後的日子無悔無怨，人生的圓滿結果是這樣的離開。

詩詞偶拾

曾子游

深圳前海灣壯觀漁排

十裡屯軍漁人樂，千隻戰艦陣容齊。  
鏈連首尾排天外，海場蝦兵蟹將棲。  
美味珍饈寄水下，飯桌盤碗待膏腴。  
小舟頻採豐收日，定引烹家香四襲。

峰巒畫影

鳳凰山上雲青美，碧綠空中畫淨醇。  
心曠神怡閒鶴奮，松風舞袂共天成。

生活點滴

吳翼民

本土點心外鄉人

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大景觀是人的大流動大遷徙。

所謂搞活，人的搞活是最大的搞活。沿海和江南諸城向來都是內地和北方人遷徙流動之目的地，這很正常，人往高處走嘛，誰不嚮往到富庶且有發展前景的地兒生活工作？有人誇張說江南有的城市已經到達了五六個外地人「包圍」一個本地人的格局，使江南人原本的生活軌跡有了許多變化，別的不說，就說飲食口味也有了五方雜陳的改變，全國各菜系點心風味紛至沓來，然而外地的風味終究莫能動搖江南本土的傳統穩固地位，以點心為例，外地風味只能從屬作為補充，江南甜糯酥潤的味道依然氣勢如虹。

在如此變革、動盪、分化的過程中，我有趣地發現，如今從事江南點心製作和經營的竟然絕大多數為外地人，並且他們製作經營的點心竟然比江南點心更江南，與本地人的傳統點心PK的話，竟至是完勝的戰果。

且說餛飩和小籠是無錫的招牌特色點心，改革開放前和初期，清一色由無錫人製作和經營，應該說中規中矩、原汁原

味，但也不能不說，因著「壽星唱曲——老調」活力不足，呈漸次退化的趨勢。因為都是本地人，「近視親殖」你好好大家好，反正「皇帝女兒不愁嫁」嘛，有的窗口(車站碼頭等)店家更是偷工減料、粗製濫造，把無錫的傳統點心糟蹋得聲名狼藉。有顧客抱怨，無錫小籠的餡心充斥著肉皮肉筋和生薑，餛飩皮子硬餓、湯水欠佳，湯麵的香乾絲、蛋皮絲和紫菜也免去了，味道大不如從前啊……及至一個輪迴，到了這幾年，無錫的小籠和餛飩一振新貌，出現了群雄逐鹿的大好態勢，尤其是眾多外地人介入後，無不認真認真、精工細作，把無錫點心的品質較從前恢復得

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欣喜之餘，有意識接觸了個別入此行業的外鄉人，聽聽他們的看法，探探他們的高招——

小王是蘇北宿遷人，來無錫做小籠、餛飩、酸辣湯才幾年，已經迅即膨脹成了七家門店，按說南軟北鹹，口味大相逕庭，但他研究了無錫點心的品質，深知老無錫點心之所以硬檔，關鍵是用料不苟且，那麼他唯有先在用料的講究上做足文章才夯實了基石，——肉肉的新鮮豬前腿，麵粉

用的高筋粉，軋餛飩皮子比別人多軋一遍，湯水用大骨和雞殼熬製，至於酸辣湯的粉絲是從山東進貨的手工山芋粉絲，麵筋則是松鶴牌的無錫牌麵筋，還有從老家收購得來的土雞蛋云云，他並且還恢復了漸顯頹勢的手推皮餛飩，開發了適合江南人口味的重肉錫紗餛飩。一句話：材料優質才能保證口味上乘；此外在店堂裝飾、餐具購置方面也取法乎上，別具特色，更絕的是招收了一批本科大學生做員工，請專職培訓師培訓，讓他們從內廚做起，經過實踐，擇優分配到各門店當店長；還有營銷策略，除了通常的團購和「秒殺」優惠，還對八十歲以上的顧客進行免單，體現了敬老尊長的精神……這麼一來，他的門店自然勝人一籌，有些質量較差的店家只能甘拜下風，或望風披靡，或努力競爭啦。競爭才是正道，才有活路，才能走得更遠！

所以不要忌憚本土點心由外鄉人來做會走樣變味，外鄉人憑著一股勁要爭得一席之地，必定會動足腦筋、下足功夫，不然他們何以殺開一條「血路」，在本土點心界分一杯羹？

豆棚閒話

青絲

虎咬豬

那年到台灣旅行，在酒樓吃飯，時近歲末，恰好有老闆在旁邊設席酬謝手下員工。其間端上來一盤從中間剖開的半圓形包子，裡面夾著肉和其它餡料，外形看起來極為誘人，像是電子遊戲裡張大了嘴巴吞食一切的卡通小精靈，不論賣相還是內容，都比漢堡包更為有趣。與宴者人手一隻，吃得有滋有味，把鄰桌的我們都看饞了。一問才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虎咬豬。於是，越過之前僅是由字獲得的刻板印象，我終於得與這道經典小吃「握手言歡」了。

沒見過虎咬豬的人，僅從這個形而上的名字，很難產生畫面感，但由另一個言簡意賅的名字「刈包」，就容易理解多了——把包子攔腰剖開，夾入鹵好的肉食、酸菜絲、花生末等餡料，既可作为消閒解饞的街食，也可以配一杯豆漿或仙草汁，當成一頓簡約的飯。刈包的餡料，並不拘泥於單一形式，雞排、羊肉、牛肉，無不可以與包子搭配。但虎咬豬，主角則必須是焗肉，才切合題旨。

做焗肉，須取半肥瘦的五花肉，切成手板大小，煎至微微出油。肉片要有一定厚度，煎的過程中，才能把肉汁鎖住，接下來再加

上調味料，焗煮至酥而不爛。扮演「虎」的包子，要發酵充分，夠喧軟、夠蓬鬆，卻又不失柔韌的口感。把包子剖開，墊上一層厚厚的酸菜絲和茼蒿，然後塞入一塊焗肉，把炒熟的花生末灑上去，就是號稱具有治癒人心力量的虎咬豬了。

虎咬豬都是現做現賣，趁著剛出爐的新鮮熱勁咬一口，肉香即隨著熱氣撲鼻而來，爽脆的酸菜則是消解油膩、增添清爽口感的佳品。喧軟綿密的麵團，與肥厚多汁的焗肉同嚼，口感極佳，濃濃的脂香，與微酸的菜絲、清香的茼蒿搭配，又介於重口與清新之間，不僅誘發食慾，吃的時候，那種須把嘴巴張到最大，才能一口咬下去的爽極快感，也頗能滿足人的原始饕餮慾望——於此基礎上，再來解讀「虎咬豬」所隱含的深遠意旨，就不會覺得有甚謎樣色彩了。

虎咬豬的卡通造型，很像是從西方傳過來的餐食，不少人因此誤會，以為是借鑒了漢堡包的創意。實際上這道小吃是有民俗意蘊底子的。每年農曆臘月十六，台島居民會祭祀土地公，稱為「做尾涎」。虎咬豬即「尾涎」的專屬古早味，借其喜感的外形，為民

俗文化提供語義更為飽滿的靈韻。民間的說法是被剖開的半圓形包子，很像錢包，被塞入的餡料則又有充實錢包的寓意，象徵財源富足，永無枯竭。而且，必須放懷去吃的虎咬豬，也象徵著晦運被大口吃掉，已消失淨盡，不復存在，來年將會一切順利。

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地方的建築形態、生活方式已經大同小異。而被納入民俗敘事層面的虎咬豬，也是寶島有別於其它地方的美食標籤。



虎咬豬不論賣相還是內容，都比漢堡包要更為有趣。 網上圖片